

送云东归半山居序

王安石晚岁退隐江宁,恋慕钟山翠微,在钟山之南访得东晋谢安故园旧址,亲自督促工匠营造居室池沼,因以为家。其宅在白下门外的盐步岭,今南京市玄武区清溪路附近,距当时的江宁城七里,离钟山也是七里,恰在半途,王安石据此名之为半山园,并自号半山。虽是老宰相府邸,并不奢华,门户橡櫺仅能遮风蔽雨,乱石曲水堪可怡情悦性,连围墙也不设,周边也无人家。定居后,在写给二女婿蔡卞的诗《示元度》中,他自道:“老来厌世语,深卧塞门宾。”这话貌似消沉,实则遁世无闷,有逍遥之意。在钟山之下,他晨看苍林,暮观烟霏,夜览星月,与大块同呼吸;读书不怠,覃思不息,述作不倦,和当时俊杰如米芾、苏轼、黄庭坚、李公麟等交通往来。为宋家江山忧劳一生毁誉参半的王安石,终于优游林下,过了几年萧散自在的日子。

古人风操徒可慕,今人清雅犹可追。

我友陈云东,无锡人氏,喜读书,少壮时以文为生,有过作家梦,后在太湖之滨以商为业。多年前月老牵红线,娶吾乡岳西女子为妻。妻家在来榜镇枫树村堰岩组,江北大别山中琅嬛福地也。村民组前,来榜河四季清波流逝,来榜老街弥散着古老光阴的墨迹。后有乌牛石大岗迤逦半围,峰峦之上松风拂拂,沟壑之中竹雨潇潇,朝霞暮云若在山民土灶间,春烟秋水恰在人家梦枕上。中间有屋舍数十区,田园百余顷,参差错落自成天然图画。东坡先生当年谪黄州,因陋就简筑雪堂,填词说:“溪山好处便为家。”云东恋此好溪山,每次来妻家,流连不肯归江东。十年前,他在此地买下一个屋基,率乡间匠人依旧时营造法式,建造四合院,几载之间渐有别业气象。院子坐落在半山腰上,他因此取名半山居,或许也有向王荆公致敬的意思吧。门楣前后各书唐人虞世南和宋人戴复古诗句,写其性情与怀抱。一曰:“居高身自远,非是藉秋风。”一曰:“开窗修竹无由俗,绕屋青山总是秋。”从此,他将无锡家中生意交予妻子打理,自己在半山居栽花种树读书著述,与远近逸人雅客吃茶品酒,半隐姿态令人企望。

我与云东相识不早,相知也晚。五年前的一个阳春,与诸友初访半山居,当时人多,不记得是否与他有过交流,只记得繁花盛木丛中,一个面色清和的中年人,正在院中栽植麦冬。见人来,拍拍手上的泥土,领着众人屋里屋外观,用略带吴地口音的普通话与人不咸不淡地交流。听人说,他就是半山居主

人,一个来自江南娶了本地女子的生意人。当时不以为意,也不以为然,草草一观即扬长而去,对半山居及其主人印象甚是模糊。

其间三四年,茶余饭后常闻半山居与陈云东之名,半山居渐成山城民宿的代表作,陈云东也渐成一方知名人士。仍不以为意,也不以为然。不曾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是半山居的常客,也不曾料到与半山居主人不久就会密相过从。“飞龙在天,利见大人。”这是《周易·乾卦》九五爻辞。孔夫子阐释说:“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……”人与人的交往,不正是如此么。

再到半山居,是一个盛夏的黄昏,在四合院后山的半山书屋,三五人坐在茶室里品茗闲话,才发现云东腹中有书百千卷,且写得一手好文章,他的娴雅谈吐和清逸风度并不是装的,不期然与他就有了惺惺惜惺惺的意思。境由心造,心随境转,再看暮色苍烟下的半山居,瓦舍可亲,草木可喜,池沼可怜,石径、柴烟、草棚、竹笕、磨盘、图书、字画、古陶、墙上绿茵茵的爬山虎,连同屋中的憧憧人影,无一不青缥可爱。

是夜的酒喝得好,好在酒老而肥,好在菜精而洁,好在有清风扫门明月侍坐,好在同调之人胸腹清豁交流无碍。

夜中,与云东坐在花木之间喝茶说话。耳畔有风声,有松声,有竹声,有虫声,有流水声,有星月经天声,有亮火虫振翼声,有清露滚荷叶声,天之籁如觞如咏,地之籁如管如弦。心间徒然生起艳羡心、盗跖心。我本山人,也慕半山居。想起苏子之言:“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?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。”又想起李太白天地逆旅、光阴过客、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语。以为终老半山居,塞门读书写作,与知交杯酒谈闲,近似天人之境。云东构此居,本意也正是如此,原没有对外营业的念头,不想无意植杨柳成荫,竟成远近闻名的上品民宿。与普通民宿迥然相异的是,半山居的门常年是紧闭的,来者须提前预约,不入主人法眼者一概不予接待。

那夜夜色迷离,月色迷离,酒意也迷离。恍惚望见庭院正中有一树,翠叶繁枝,亭亭又飘逸。看不清有花无花,也忘记问那是一棵什么树。翌日大清早离开半山居,浓雾中匆忙一瞥,还是未看清。嗣后,又数次到半山居,或秋或冬,或住或不住,茶酣饭香,酒厚情浓,醺醺然中那棵树竟成谜题。于是一想到半山居,就想到那棵树。

与云东的交往,更多是在微信上。

隔几日,见他老袄肥裤,与几个乡间老汉老妪蹲在土墙根



月光城 散文

送云东归半山居序(外一篇)

储劲松

下晒太阳,各持一竿旱烟筒,有滋有味吸着黄烟。青烟缭绕中,他神态迷茫,皱纹如堆,与旧时穷苦佃户无异。

隔几日,见他拉锯解板,操刀执凿精心镂刻门头牌匾,一招一式有模有样。

隔几日,见他清供蔬果,焚香煮茶,坐在半山书屋中握卷静读,明窗净几如禅堂,冬阳从窗外青山之上斜斜来相照。

隔几日,半山居山雪纷飞,见他组织当地中小学生到半山书屋读书,谆谆讲授阅读、观察、思考与写作。

隔几日,又见他写乡村人物系列文章。他说写文章有瘾,有时写到半夜五更半,有时才脱衣上床,想到几句好言语,爬起来就开写,完成时东方已白。其文章朴质鲜活,亦庄亦谐,擅用方言俗语,人物面貌、语言、动作、情态、心理活灵活现。略举数句:“家具厂胡老板做事真糊,满嘴跑火车,不靠谱。山里有一句老话,吃屎也要估估堆,意思是量力而行。可他从来不估,只要有人找他做事,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接下来再说,至于什么时候能完成,那你就等吧。”

我常常想,斯人何人哉?生意人?工匠?读书人?文士?隐逸者?

有一天半夜看其微信,忽然想起祖父当年常常笑骂乡间顽劣又聪颖的孩子是活精怪,灵光一闪,以为这三个字也可以安到云东头上。活精怪,褒扬之语,非贬语也。云东有江南人的细致、精明和务实,也有山里人的朴厚、热忱以及那么一丝丝狡黠。

斯人外圆内方,既商又文,肝胆透明,是风雅人、好玩人、俗世深情人。

壬寅岁末,云东到山城过访,匆匆一晤即归。多日不见,其人清气已近老梅,散淡渐似秋山。赏慨之余,仿古人序体文章笔意,写此小文相赠,以志如水交谊。

心间痒痒,还是想问他一句:云东兄,君家庭中木,春夏披离秋冬萧疏,风度清高似古贤,不知到底是何树?

借我五色笔

我在草亭下握卷晨读。朝曦攀上后山,呈画扇形照进半山居,静静落在书页一角。金丝一样的光线,像老旧的楠木扇骨,细腻、温暖、明亮又纯净,丝丝可辨也丝丝可数,里面连一粒浮尘也看不见。

山风微细,兰香从苍林深处缥缈而来,浮荡在空气中,入鼻入肺入灵府,不敢多闻,久闻辄醉。菖蒲的花开得正好,一穗穗青黄,一穗穗蒙茸,一穗穗

情愫,如山中二八好女子羞答答倚门望客。鸡爪槭的嫩叶红艳润泽,吹弹可破,似刚刚洗过三朝的婴儿肌肤。一股山泉从山谷中来,经竹笕淌进小潭,泉白竹黄,丝桐间奏。主人家的两只中华田园犬,一个叫朵朵,坐在门槛边上,一个叫旺财,蹲在我脚边。

花气袭人,木气袭人,草气袭人,土气袭人,水气袭人。此间风物,无非自然,无非风月,无非大块文章。陡然有移步回房,笼之于纸上,挫之于笔端的强烈冲动。连喝几口山茶,到底是将这一念头生生压住了。写作多年,深知文章不易,须待体内真力弥满,待文心如螺,待水满将溢,且有文神殷殷护持,才可以从容写来。

山色如此清绝,晨光如此妙丽,我竟然还在想着写文章,真是岂有此理,真是不可救药。

昨年写一篇文章,还在结尾说:读书写作的时候,是我活得最好的时候。在人间数十年,饥而饮,困而眠,为三斗米低眉苟且之外,第一等要事无非文章。江山胜概是文章,风雨阴晴是文章,饮食男女是文章,人情世故是文章,所闻所见所行所止所思所感,无一不是文章。守灯熬蜡端坐如菩萨,劳思倦神勤苦如囚犯,发枯眼涩憔悴如日鬼,乐此不疲,心无旁骛。有时不免拷问自己:生年不满百,尔是何苦来哉?然而,假若写得一篇自鸣得意的好文章,顿觉云开雾散彩霞飞,衣袂飘飘欲升遐。若再世投胎为人,抓周的时候,我极有可能还是抛元宝弃轩冕,死死攥住一管笔。

文章惠我多矣。自从十八九岁搦管弄笔率尔操觚以来,我衣我饭,我屋我车,无一不是拜文章所赐;我喜我悲,我得我失,我情我意,我思我想,我呼我吸,无一不形之于文章。有时候甚至这样想:文章是我存在于世的证词,而且是惟一的证词。

文章里有明月清风,有古今治乱;文章里有金声玉振,有小桥流水;文章里有草木鸟兽,有黼黻冕旒;文章里有书带墨花,有伐木丁丁;文章里有人生行迹,有心灵简史;文章里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,有同人于野利涉大川。文章里一无所有,又含括万有。就是再给我五百年,再给我千支笔,我也写不尽这个有,更写不尽那个无。

传说,南朝江淹,五代和凝、北宋范质,都曾有神人于梦中赠之五色笔,自此文思敏捷,文章精进,如苏子所言,万斛涌泉不择地而出。余生无所求,但求文神借我一管五色笔,哪怕只借我三年五载就收回去也好。